

page :

N055

條目：

《文殊師利現寶藏經》

內容：

文殊師利現寶藏經 (14)

文殊與須菩提、舍利弗、阿難、大迦葉、富樓那，——均舉所見與歎不如。

難須菩提，顯聲聞不及(一・452 下—454 上) 聖智燈明聞文殊音而怖(一・456 上)

勝舍利弗神通(一・457 中)

本淨 (一・455 中)

精進——方便 無放逸——智慧 (二・464 下、465 上)

法界 法界無限無礙 (一・455 下) 無有一法離於法界 (大方 一・469 中)

滅諸境界是名法界 (大方 一・469 下)

「眾生界、法界、虛空界，等無有二、無有別異。」(X 二・474 下—二・460 下)

「法界偈」(二・465 下—466 上)

化增上慢比丘——說勝義 (離二乘一切法律相) (二・462 中下) 退， 化火阻之，
問佛說，乃證。(二・463 下)

聲聞行與菩薩行 (二・462 上)

末世比丘敗亂之相，自起魔事。(二・459 下) 理論與般若較近

貪瞋癡，是寂靜門 (X 一・470 下；一・456 下)

「客塵煩惱污染於心，然其心性終不可污。……造作逆罪不善之業，然其心性終不可污。舍利弗！若善男子、善女人能解知是法界性淨，無覆蓋纏、無結垢行能惱心者」
(X 二・471 下—472 上—— 一・457 下)

外道——去外道處，示作弟子，然後以佛法化之(二・461 下) 闍耶末——勝意
(志)

魔——文殊神力所制，為文殊宣傳，作傳者，說魔力與菩薩力之異(一・458 上一下)

天魔化比丘，大食，文殊令其強令欲死 (二・459 上)

難二諦 (X 一・470 中；一・456 中[不明])

讚佛功德，即佛出世因緣 (二・461 下—462) 內容與外道「毘提遮經」合 (X
二・475 下)

【按：「X」=《大方廣寶篋經》】

出處：

文殊與須菩提、舍利弗、阿難、大迦葉、富樓那，——均舉所見與歎不如。

難須菩提，顯聲聞不及(一・452 下—454 上)

※參見《佛說文殊師利現寶藏經》卷 1 (CBETA, T14, no. 461, p. 452, b29-p. 454, a14)。

聖智燈明聞文殊音而怖(一・456 上)

※參見《佛說文殊師利現寶藏經》卷 1 (CBETA, T14, no. 461, p. 455, c28-p. 456, a25)：

舍利弗謂須菩提：「欲聞我說文殊師利所講法乎？今欲宣之。所以者何？吾曾聞智，昔者文殊師利，於無央數百千佛前說法，令諸大弟子默而無言。又憶往時，吾與文殊師利共出東遊諸佛國，度無央數百千佛土，有世界名喜信淨，其佛號光英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今現在說法。有大弟子名曰聖智燈明，智慧最尊。適見如來閑居宴坐，其聖智燈明弟子，即踊身往第七梵天，其聲遍告三千大千世界，為一切說法。吾與文殊師利俱至彼國，及諸無數百千菩薩十萬天皆俱，侍從文殊師利，欲聞法故。

「爾時文殊師利，便往光音天上聲揚大聲，其音普遍三千大千世界，動魔宮殿滅諸惡道令得悅信。於是聖智燈明大弟子，聞彼洪音即大恐怖，尋便蹙地不能自制，譬如隨藍大風起時，有所崩墮莫能自固。聖智燈明於時恐怖，衣毛為豎得未曾有，往詣光英如來所，白世尊言：『唯天中天！誰為比丘色像出大音聲？我聞其音怖不自制，即便蹙地，如隨藍風起靡不摧落。』其佛告言：『有菩薩名文殊師利，得不退轉，以神通聖樂明慧之力來至此國，欲見如來稽首作禮講問諸義。向者曜形於光音天，舉大洪音，普聞三千大千世界，震動魔宮除滅惡道，皆令喜悅。』其弟子白佛言：『願欲見文殊師利。唯，天中天！得覩正士如是之等，則為幸甚。』」

勝舍利弗神通(一・457 中)

※參見《佛說文殊師利現寶藏經》卷 1 (CBETA, T14, no. 461, p. 457, a28-b23)：

唯，須菩提！吾時獨處心自念言：『我為住是三千大千世界，以神足力與文殊師利等矣。』於是文殊師利知吾所念，來謂我言：『當用賢者舍利弗神足共過此世界。』吾盡現神力越度大火，晝夜精進行積七日，與文殊師利越彼佛國，然後到第二三千大千世界，其剎亦燒火炎甚廣，周遍佛土，文殊師利便住於彼，謂我言：『唯，舍利弗！當承誰神足度彼世界？』吾答：『當以仁者文殊師利神足度是佛土。』於是文殊師利發意之頃，令其世界滿布蓮華，便即度去，謂我言：『唯，舍利弗！神力孰踰？』吾答曰：

『雀以蠹蟲，比金翅鳥鳳凰王，至於二者不可相方，金翅鳥王一舉無數我身，譬如蠹蟲雀耳，神力相超其猶如是。』文殊師利謂我言：『曷云仁者舍利弗獨處心念：「文殊師利神足及我神足等焉。」』文殊師利曰：『效之於今，何者為智？』吾答曰：『弟子止處其限未斷無所比，自見止處限斷而遂平等。』文殊師利讚曰：『善哉，善哉！唯，舍利弗！如若所言，昔者住世有兩仙人，止頓海邊，一人名曰好妙法，一人名曰施信安，其好妙法，得仙五通以用自娛；施信安，以言說神呪飛行虛空。時兩仙人俱從海

邊，欲共飛度巨海周旋彼岸。彼施信安心念言：「其好妙法神足與我等矣。」然後復共飛度大海到女鬼界。」

本淨 (一・455 中)

※參見《佛說文殊師利現寶藏經》卷 1 (CBETA, T14, no. 461, p. 455, b10-c3)：

須菩提又問：「世尊！何謂為淨？」

佛言：「無取、無捨是謂為淨；不起、不滅是謂為淨；無思、無想、無穢、無潔是謂為淨；無高、無下是謂為淨；不作非不作、不冥亦不明、無塵垢亦無淨亂、不脫亦不縛是謂為淨。」

須菩提白佛言：「無生死亦無泥洹，彼何謂為淨？」

佛告須菩提：「如是為淨，不念泥洹、不遠生死，爾乃為淨。譬如虛空為淨，無有淨虛空者，如是行者為清淨；彼無有為作清淨者，若聞此不恐懼是謂為淨。」

佛言：「於須菩提意云何？有淨法者耶？」

須菩提白佛言：「從本已淨。」

佛言：「聞諸所說不著言說是謂為淨，著於無審者，豈可謂淨乎？」

須菩提白佛言：「法界為自然淨，而有等知。」

佛言：「云何？須菩提！可知法界耶？」

須菩提言：「可知。」

佛言：「假令法有知便生，即為異法，彼為求法界，其法界亦不了知法。」

佛言：「設使，須菩提！無有知餘法界解脫，其知法界者不得解脫，如是云何了知法界？」

爾時，賢者須菩提默然不答；於是，文殊師利謂須菩提：「云何，賢者！世尊有教默而不答？」

須菩提曰：「所以默者，用本不發無上正真道意故。所以者何？弟子之辯有限有礙，菩薩辯才無限無礙。」

精進——方便 無放逸——智慧 (二・464 下、465 上)

※參見《佛說文殊師利現寶藏經》卷 2 (CBETA, T14, no. 461, p. 464, c20-p. 465, a17)：

「佛言：『闍耶末！今當為汝說菩薩行。有二法疾得智慧而建大乘。何等為二？一者、精進；二者、無放逸。何謂精進？謂求法才一切所有而施不惜，不望其報勸助道意。一所謂精進，用斷諸不善法故，皆具足眾賢善法，意平等行而無放逸；於戒清淨，不願諸所生。二精進者，謂不貪身意，忍辱之行無有放逸，無害心救護眾生。三精進者，謂積累諸功德法，無有放逸不知厭足，諸所修善積德賢良之法以勸道意。四精進者，謂一心具足無厭、無放逸禪，無所欲不退轉。五精進者，謂多求博聞，於彼施無放逸常寂靜然奉聖賢智慧。六精進者，謂習四恩之行以善權慧教授放逸。七精進者，

調身意行，其身意不亂心為空寂。八精進者，調為一切故，於諸行等慈意，於法義精進而無放逸慈，於諸法無所著。九精進者，調為他人及眾生皆發道意，無放逸觀諸世間，譬如焰幻不捨道也。十精進者，調所造行如救頭然，入於誠諦無放逸，滅於盡證慧無起施。十一精進者，調具足諸相好，積累善本入無放逸，觀於法身無所起。十二精進者，調嚴其佛國而無放逸，淨於眾生之土。十三精進者，調嚴淨具足三十七道品之法，已脫諸滅冥，喜樂如來菩薩善權方便。是皆從精進而致之，是調善權智慧，菩薩受是則致擁護不退轉，立無上正真道。』」

法界 法界無限無礙 (一・455 下)

※參見《佛說文殊師利現寶藏經》卷 1 (CBETA, T14, no. 461, p. 455, b23-c8)：

佛言：「云何？須菩提！可知**法界**耶？」

須菩提言：「可知。」

佛言：「假令法有知便生，即為異法，彼為求法界，其法界亦不了知法。」

佛言：「設使，須菩提！無有知餘法界解脫，其知法界者不得解脫，如是云何了知法界？」

爾時，賢者須菩提默然不答；於是，文殊師利謂須菩提：「云何，賢者！世尊有教默而不答？」

須菩提曰：「所以默者，用本不發無上正真道意故。所以者何？弟子之辯有限有礙，菩薩辯才無限無礙。」

文殊師利又問：「云何，須菩提！法界寧有限礙不乎？」

答曰：「**法界無限無礙**。」

文殊師利曰：「假使法界無限無礙，賢者曷為言默而礙？」

須菩提答曰：「其欲知盡法界者，便以言說而為罣礙；若有了知法界無量不可盡者，聞其所言則不為礙。」

無有一法離於法界 (大方 一・469 中)

※參見《大方廣寶篋經》卷 1 (CBETA, T14, no. 462, p. 469, b19-21)：

佛語須菩提：「**無有一法離於法界**，誰知法界？」時須菩提默然不答。

滅諸境界是名法界 (大方 一・469 下)

※參見《大方廣寶篋經》卷 1 (CBETA, T14, no. 462, p. 469, c8-9)：

須菩提言：「是法界者無有境界，**滅諸境界是名法界**。」

「眾生界、法界、虛空界，等無有二、無有別異。」

(X 二・474 下—二・460 下)

※參見《大方廣寶篋經》卷 2 (CBETA, T14, no. 462, p. 474, c8-p. 475, a2)：

「我時問言：『文殊師利！汝所調伏有幾眾生？』即答我言：『大德迦葉！我所調伏，等如法界。』我又問言：『法界幾許？』文殊答言：『如眾生界。』我又問言：『眾生界者復有幾許？』即答我言：『如虛空界。如是迦葉！**眾生界、法界、虛空界，等無有二、無有別異。**』我又問言：『文殊師利！佛空出世無所調伏。』文殊師利言：『大德迦葉！如人熱病，是人種種妄有所說。是中寧有天鬼持耶？有大明醫飲彼人酥，熱病即愈止不妄說。於意云何？是中頗有天鬼去不？』我言：『不也。文殊師利！由飲蘇故熱病除差。』『大德迦葉！是良醫者多利彼不？』我言：『如是。文殊師利！』文殊師利言：『大德迦葉！世間如是，顛倒熱病，無我我想。住我想已，流轉生死。是故如來出現于世，隨彼形色應解法門，知解我想斷於顛倒，為彼眾生而演說法。既聞法已，除一切想無所執著。知解想已，越度諸流到於彼岸，名為涅槃。大德迦葉！於意云何？是中頗有我及眾生、壽命、養育人及丈夫可涅槃者不？』我時答言：『無也。文殊師利！』文殊師利言：『大德迦葉！為是利故如來出世，但為顯示平等想故，不為生、不為滅，但為解知煩惱不實。』」

※參見《佛說文殊師利現寶藏經》卷 2 (CBETA, T14, no. 461, p. 460, c10-21)：

「我問言：『仁者為度幾何人？』答我言：『如法界。』吾又問：『法界為幾何乎？』答曰：『如虛空界，諸法及虛空界、人種亦如是也。此人種、法界、虛空界，而無有二亦無二造。』我又問：『文殊師利！我雖見有佛，將為得無所益乎，亦不能有所教授度脫人也。佛法為空無人，何者有教度脫乎？』文殊師利曰：『唯，迦葉！譬如有人得熱病，其人作種種譚言囁語，或有人見譚言：「此人得鬼神病。」便有良醫，來飲病人湯藥，其疾即愈，不復譚言囁語。於迦葉意云何？寧有鬼神及天從其人身中出不乎？』答曰：『不也，以飲湯藥故其病得愈。』」

「法界偈」(二・465 下～466 上)

※參見《佛說文殊師利現寶藏經》卷 2 (CBETA, T14, no. 461, p. 465, c25-p. 466, a29)：

於是闍耶末族姓子，從虛空來下，前稽首佛足，住世尊前說法界無所壞，以偈而讚佛曰：

「我種及法界， 人土亦俱等，
是界為慧壇， 以此授吾決。

.....

等覺諸天人， 正立於正法，
寂然如虛空， 權慧善具足。」

爾時，闍耶末族姓子，以此偈讚佛已，遶三匝却坐一面。於是，佛告賢者阿難：「受是經，諷誦讚，廣為他人說之。」

阿難白佛：「唯然受已，是經名曰何等？云何奉行？」

佛言：「是經名曰『文殊師利所現變化降伏眾魔化諸異學奉受正法讚說經義』，名曰『寶藏』，當奉持之。」

佛說如是，文殊師利童子、闍耶末菩薩、賢者阿難，諸天人、阿須倫、世間人民，聞經歡喜，皆前為佛稽首作禮而退。」

化增上慢比丘——說勝義 (離二乘一切法律相) (二・462 中下)

※參見《佛說文殊師利現寶藏經》卷 2 (CBETA, T14, no. 461, p. 462, b6-p. 463, a24)。

退， 化火阻之， 問佛說，乃證。(二・463 下)

※參見《佛說文殊師利現寶藏經》卷 2 (CBETA, T14, no. 461, p. 463, a25-p. 464, a23)。

聲聞行與菩薩行 (二・462 上)

※參見《佛說文殊師利現寶藏經》卷 2 (CBETA, T14, no. 461, p. 461, c19-p. 462, b5)：

「爾時，文殊師利與五百學志等輩，聚會稍現其行審諦功德戒，遂踰於本而普自現。於其中間讚說三寶，亦復歎詠審裸形子正德之行，捨是因緣所講便默而止。時外道人異日更會，文殊師利言：『如我等，仁者經書所說諷誦講義，以是觀之，沙門瞿曇有審諦德。所以者何？生大豪家種姓具足，父母苗裔清淨帝王轉輪聖種，一相有百福功德。我聞初始生時，釋梵奉敬皆動天地，三千世界而無受取，墮地而行至于七步，舉手而言：「我為天上、天下最尊，當為眾庶斷生老病死。」龍王吐水，釋梵共浴，諸天人民弦鼓伎樂，放大光明休息眾惡道，一切諸根皆而具足，及於其本不具足者。皆令群生去塵勞患，悉使安隱，相師梵志豫說瑞應：「若在家者作轉輪聖王，假使出家便當得佛，則為法王而轉法輪。」然後棄國捐王在佛樹下，降伏億百千魔及官屬。致得正覺便轉法輪無能當者，為諸沙門、梵志、天龍、鬼神、梵天及世間人民，說經講義，上中亦善其竟亦善。所謂上亦善者，身行善、口言善、心念善；中亦善者，其意甚諦，戒禁具足，超踰眾智；竟亦善者，以得脫空無想、無願之法門。又上亦善者信寂無放逸，中亦善者意得定而等一，竟亦善者以見正智而了慧。又上亦善者於佛得無壞信，中亦善者於法得無亂淨，竟亦善者於眾僧得無敗信。又上亦善者不從他音聲，中亦善者而念寂靜，竟亦善者為聖賢平等見。又上亦善者為斷苦除集，中亦善者奉行八道，竟亦善者而盡滅取證。是為諸弟子上亦善、中亦善、竟亦善也。』

「文殊師利曰：『諸菩薩上亦善者為遵大道意，中亦善者不樂小道意，竟亦善者勸助一切智。又上亦善者於諸眾生而發等意之慈，中亦善者用一切人故不厭大悲，竟亦善者喜悅護等意之行。又上亦善者，為攝諸犯戒，令諸貢高無行之人進奉正義，其亂性者令得平等行，為除邪惡之智；中亦善者，調施戒忍精進一智慧；竟亦善者，以承六度無極勸一切智。又上亦善者行四恩教攝於眾人，中亦善者不惜身命而救護法，竟亦善者不墮諸冥滅盡。又上亦善者持心如地奉菩薩行而無合會，中亦善者於慧則不動搖立不退轉，竟亦善者心無所著得一生補處。是為諸菩薩上亦善、中亦善、竟亦善也。』」

末世比丘敗亂之相，自起魔事。(二・459 下)

※參見《佛說文殊師利現寶藏經》卷 2 (CBETA, T14, no. 461, p. 459, c6-26)：

「說是語時，其諸天子從魔波旬來者，五百天子發無上正真道意，俱而說曰：『唯，世

尊！我等亦當如是奉佛法教。」佛時便笑。賢者阿難問佛言：『何因緣笑？既笑當有意。』佛告阿難：『汝為見此諸化比丘不乎？』阿難答佛：『已見。』佛言：『後五濁弊惡世，臨法欲盡時，當有是輩比丘，不知厭足，所行不善，衣服不能自正，其性卒暴而不安祥。所以者何？如是，阿難！彼時比丘，**食飲無恭敬，作種種誹謗，欲得奉事捨律犯禁沙門，以袈裟掛掖，現在不敬諸尊長比丘，所從往來所為迷亂，為人多病，便作沙門求安名聞，但索恭敬不念志法。**彼時之世，於我法中當有此輩，無所見人行不清淨，諸天皆當愁憂，弊魔悉當歡喜。』

「阿難問佛：『魔何故喜？』佛言：『**是諸正士自起魔事**，非魔波旬所嬈得便也。所以者何？弊魔不求懈怠者便。其有比丘，精進修行如救頭然，波旬求此精勤者便。以故，阿難！當勤力精進莫有懈怠，當得未得，當成未成，當得明諦除諸不審，降魔官屬興如來教，奉受正法供養經義，是我所教也。』」

理論與般若較近

貪瞋癡，是寂靜門 (X一・470 下；一・456 下)

※參見《大方廣寶篋經》卷 1 (CBETA, T14, no. 462, p. 470, c20-p. 471, a12)：

「爾時光相如來告文殊師利：『可說法門，令諸會眾不退無上正真之道。』文殊師利白言：『世尊！一切諸法是寂靜門，一切言說是寂靜門；示寂靜故。』」

「時有菩薩名曰法勇，在會而坐，問文殊師利：『如來所說及**貪瞋癡，是寂靜門**示寂靜耶？』文殊答言：『善男子！是貪瞋癡從何所起？』答言：『文殊！從妄想起。』文殊又問：『是妄想者為住何處？』答言：『文殊！住於顛倒。』文殊問言：『是顛倒者復住何處？』答言：『文殊！住不正思念。』文殊又問：『不正思念為住何處？』答言：『文殊！住我我所。』文殊又問：『我我所者為住何處？』答言：『文殊！住於身見。』文殊又問：『是身見者為住何處？』答言：『文殊！住於我見。』文殊又問：『是我見者為住何處？』答言：『文殊！是我見者則無住處。無處是我見處。何以故？而是我者，十方推求了不可得，況復有處。』文殊又問：『善男子！若法十方求不得者，為何門？』答言：『文殊！都無有門。』文殊又問：『善男子！而是寂靜頗有門不？』答言：『文殊！是亦無門。善男子！以是義故，我說諸法是寂靜門。一切言說是寂靜門，顯示寂靜。』說是法時，八百菩薩逮得於忍。」

※參見《佛說文殊師利現寶藏經》卷 1 (CBETA, T14, no. 461, p. 456, c18-p. 457, a11)：

「文殊師利又問：『諸聖賢何為講說無為之行乎？』爾時，聖智燈明弟子，默然無以加報。於是光英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告文殊師利：『為是眾會講說法門，令諸天聞受其法，眾菩薩聞立不退轉，逮無上正真道。』文殊師利曰：『其正法門者行寂寞，於寂門無言說，以恬然為清淨。』」

「時彼眾中，有菩薩號曰法意，在於會坐，問文殊師利：『設使如來說**婬怒癡事時，豈是寂寞法乎？**其恬然門寧為靜泊清淨法耶？』文殊師利答曰：『仁意云何？婬怒癡焉在？從何起乎？』曰：『從念起想而有。』」

「又問：『想念從何起？』答曰：『從習起。』又問：『習者從何有？』答曰：『從我所非我所而有。』又問：『是我所非我所從何起？』答曰：『從貪身有。』又問：『貪身復從何起？』答曰：『用住吾我故。』又問：『吾我從何起？』答曰：『文殊師利！吾我者，不見所住，亦無有處亦非無處。所以者何？普至十方求於吾我不可得也。』

「文殊師利曰：『如是，族姓子！其有詣十方欲索法處，亦不可得亦不可見。所以者何，彼法寧有門不？』答曰：『有無門之門。』文殊師利曰：『我以是故，言諸法門悉寂寞，一切所說而淡泊門，靜然而致清淨。』」

「客塵煩惱污染於心，然其心性終不可污。……造作逆罪不善之業，然其心性終不可污。舍利弗！若善男子、善女人能解知是法界性淨，無覆蓋纏、無結垢行能惱心者」
(X二・471 下—472 上—— 一・457 下)

※參見《大方廣寶篋經》卷 2 (CBETA, T14, no. 462, p. 471, c11-p. 472, a5)：

爾時舍利弗復語須菩提：「我又復念，與文殊師利南方界分遊過百千諸佛土已，有國名曰一切莊嚴，佛號寶大，我與文殊師利俱到彼國。文殊師利既至彼已，而語我言：『汝今見此佛土不也？所經諸國皆悉見不？』我言：『見已。』復問我言：『是諸國中悉見何事？』我時答言：『或見滿水，或見滿火，或見空界，或見豐樂。』文殊復言：『汝云何見？』我時答言：『若見滿水便言見水，若見滿火便言見火，若見空界言見空界，若見豐樂言見豐樂。』文殊師利言：『汝之所見境界如是。』我時問言：『文殊師利！汝復云何見諸佛土？』文殊答言：『虛空世界是諸佛世界。何以故？汝幻惑故，見滿水、滿火、空界、豐樂。舍利弗！汝之所見皆各不實，生滅相應。虛空世界不因緣有，其性安住。如是，舍利弗！客塵煩惱污染於心，然其心性終不可污。大德舍利弗！如恒沙劫火災熾然，終不燒空。如是，舍利弗！一一眾生恒河沙劫造作逆罪不善之業，然其心性終不可污。舍利弗！若善男子、善女人能解知是法界性淨，無覆蓋纏、無結垢行能惱心者，是名無有蓋纏法門。若依此門，一切諸法無能覆蓋，解一切法體性清淨，終無有法能覆心者。』」

※參見《大方廣寶篋經》卷 2 (CBETA, T14, no. 462, p. 472, a5-b14)：

「大德須菩提！文殊師利神通變化說法如是。我見其為諸神通事，菩薩不達，況復聲聞？」

爾時大德阿難復語舍利弗：「我亦曾見文殊師利神通變化。大德舍利弗！昔於一時，世尊在此舍衛國祇陀林中給孤窮精舍，與大比丘僧八百人俱，諸菩薩眾萬二千人。是時興大非時雲雨，經七日夜而不休止。諸大德聲聞若得禪定及解脫者，若入禪定七日不食；餘凡夫人及諸學人，五日絕食飢困羸瘦，不能往覲見佛世尊禮敬供養。我時念言：『是諸比丘甚為大苦，當往白佛。』我時便往佛世尊所，頂禮佛足白言：『世尊！諸比丘僧絕食五日極為羸瘦，不能從床而自起止。』世尊告我：『阿難！汝今可以是事往語文殊師利，彼當充足比丘僧食。』我承佛勅，往詣彼文殊師利所住室中，到已具說如是之事。時文殊師利為釋梵護世而演說法，即答我言：『阿難！汝往敷座，若時已至便擊犍槌。』我從文殊師利聞是語已，即便敷座住在一處，看文殊師利何時出房。」

是文殊師利甫為釋梵護世天王廣演說法，名曰分別一切身三昧，不出於房。我作是念：『文殊師利將不令諸比丘失食時？』

「文殊師利化作己身，為諸釋梵護世說是分別一切身三昧；文殊師利亦即入此分別一切身三昧已，從房而出，入舍衛大城次第乞食。我時不見。魔王波旬作是念言：『文殊師利師子吼已，入舍衛大城而行乞食。我今當蔽舍衛城中諸婆羅門長者居士，無入出者，不令施食。』爾時文殊師利童子隨所至處，門戶悉閉無往來者。文殊師利即時觀知，是魔波旬隱蔽諸人。『我今當作誠實言誓。』爾時即作是志誠言：『我之所集一毛孔中所有福慧，設恒河沙等諸佛世界滿中諸魔之所無有。我此語實，魔蔽當去。令魔自身作居士像，於四衢道諸巷陌中唱如是言：「當施文殊！當施文殊！若施是者獲大果報。若施三千大千世界其中所有一切眾生，給諸樂具百千億歲，不如施此文殊師利一爪端許所生福勝。」』」

※參見《佛說文殊師利現寶藏經》卷 1 (CBETA, T14, no. 461, p. 457, c1-p. 458, a9)：

舍利弗謂須菩提：「我復憶念，曾與文殊師利南遊諸佛國，越無央數百千佛土，有世界名諸好莊飾，佛號德寶尊如來，詣彼佛土，欲見世尊稽首作禮。文殊師利謂我言：

『唯，舍利弗！寧見此諸所共度佛國不乎？』我答曰：『已見矣。』文殊師利問吾：

『舍利弗！如何見此諸佛土？』我答曰：『或見滿火者，或不具足者，或自然如虛空者，或以神足而立。』又問我言：『唯，舍利弗！當何以觀是佛國？』吾答曰：『其滿火者當觀滿火，其不具足者視之為不具足。其如虛空者當觀如虛空，其以神足立者當瞻以神足立。』

「文殊師利曰：『如舍利弗境界，所講說亦然。』我即問文殊師利：『仁者如何觀諸佛國？』文殊師利曰：『唯，舍利弗！一切佛界皆為虛空之土。所以者何？悉如幻化。所現滿火而不具足，如虛空自然以神足立耳。曷云來起此之因緣起分之行？虛空無緣常自然住，如是諸塵勞污著意心不立淨。』

「『譬如恒沙佛國悉皆被火不燒虛空；如是，舍利弗！——一人犯恒沙諸不善本積眾殃惡，其意終已不立清淨。若男子、女人能入淨法界者，無有所住及諸覆蓋亦不作想，無能令其意有所受住，是謂無所受住法門。以一門了御諸法皆受諸法，不生眾蓋而蔽法意亦無善惡。』如是，仁者須菩提！文殊師利神足變化，所在說法吾目所覩矣。」

爾時，賢者阿難謂舍利弗：「唯，仁者！我亦更見文殊師利於祇樹園所現變化。吾憶念昔佛遊舍衛給飯孤獨精舍，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菩薩萬二千俱。時，大淋雨雲霧黯黯至于七日七夜，其有比丘得大神通，普行一心解脫之門，定意正受雖不得食，以三昧三摩越而以自立，其未定意及正受者，晝夜五日斷不得供，身體羸劣而無氣力不任見佛。吾心念言：『是諸比丘或不存命。』我時詣佛所而白言：『諸比丘眾斷不得食，餓來五日，羸頓虛劣不能自起。』佛告我言：『阿難！汝往語文殊師利，為說是事，用比丘僧故。』」

外道——去外道處，示作弟子，然後以佛法化之(二·461 下)

闍耶末——勝意(志)

※參見《佛說文殊師利現寶藏經》卷 2 (CBETA, T14, no. 461, p. 461, c8-p. 463, c18)。

魔——文殊神力所制，為文殊宣傳，作傳者，說魔力與菩薩力之異(一・458 上一下)

※參見《佛說文殊師利現寶藏經》卷 1 (CBETA, T14, no. 461, p. 458, a17-c25)。

天魔化比丘，大食，文殊令其強令欲死 (二・459 上)

※參見《佛說文殊師利現寶藏經》卷 2 (CBETA, T14, no. 461, p. 459, a5-b4)：

「於是，天魔波旬念欲燒固文殊師利所饌供饌，化作四萬比丘，著弊壞裂衣、垢穢臭處持破鉢住、胸背悉露、面貌醜惡、跛蹇禿癯，心懷遑遽而坐眾中，亦復持鉢受種種供，其鉢飯食亦不減盡。**波旬所化比丘而極大食**，鉢無缺減，文殊師利現威神之變，令諸化比丘鉢食常滿，搏食在口噎不得咽，手食向口手齊口止，而皆躑地不能自安。

「於是，文殊師利問魔波旬：『此諸比丘，何故不食？』波旬答曰：『今諸比丘將**欲死**矣，得無以雜毒食與之乎？』文殊師利曰：『無毒之人，豈復行毒耶！身無垢穢，寧以垢毒用與人耶！有婬怒癡是則為毒，於菩薩懷來法品律儀者無此眾毒。所謂之毒，用者無點恩愛之著，是我所非我所見，因緣罪福名色所行，不等而造所緣，有我見人諸蓋受住貪身著念，有諸種受諸入，住在三界，有取有受、有卒有暴、有往有來，貪身為礙有壽命，近著想念清淨瞋恚蔽立，不了十二因緣之本。諍訟諸見無斷自見，有念有知輕慢，有淨想不淨想分數眾事，謂足觀有無及諸業諸恩愛，是我所無所行，畏於空。謂有二欲度二想，於無想有墮想，無有願起無想，無有得作有想，於無行行起種說想，起二欲作度想，於菩薩法品為非法想，為邪見行有正法觀想，於惡知識為善友想。亂佛行誹謗正法，自貢高無所救護，鬭訟罵詈至誠為妄語想，虛欺為誠諦想，犯諸婬欲為住想，於諸有為安隱想，於生死為教授起見想，壞泥洹之所現。』」

難二諦 (X一・470 中；一・456 中[不明])

※參見《大方廣寶篋經》卷 1 (CBETA, T14, no. 462, p. 470, b11-c10)：

「時光相如來讚文殊師利：『善哉善哉！文殊師利！應當如是見於如來，應如是禮，如是親近，如是問訊，如是請問。』」

「爾時文殊師利童子問智燈比丘：『大德智燈！云何見佛？云何禮佛？云何親近？云何問訊？云何請問？』智燈答云：『文殊師利！如汝所問，非我境界。我隨音聲從他而聞，如是所說。』文殊師利言：『大德智燈！若不解是，汝云何得心解脫耶？』智燈答言：『因聖諦故心得解脫。』文殊師利言：『云何名聖諦？』智燈答言：『獨修無侶名為聖諦。』又復問言：『若獨修無侶名為聖諦，云何見平等心得聖解脫？』答言：『文殊！我依世諦說，非第一義。』又問：『是世諦者入第一義不？』答言：『文殊！若不入中，非第一義。』又問：『智燈！汝云何言依世諦說非第一義？若其世諦入第一義，即是一諦，謂第一義。』時智燈言：『文殊師利！初行菩薩聞汝所說則生驚畏。』文殊師利言：『大德智燈！汝亦驚畏，況復初行！』智燈答言：『都無有能驚畏我者。』文殊師利言：『大德！豈不怖畏生死心得解脫也？』智燈言：『文殊師利！怖畏厭患，心得解脫。』文殊師利言：『是故我說，大德智燈！本亦怖畏況復初行。』智燈問言：

『文殊師利！菩薩云何而得解脫？』文殊答言：『不畏不厭，菩薩解脫。』問言：『文殊！不畏不厭言得解脫，此義云何？』文殊答言：『菩薩不畏百千萬億魔諸軍眾，菩薩不厭為於一切生死眾生，菩薩不畏集諸善根，菩薩不厭集智莊嚴，以是義故我作是說，不畏不厭心得解脫。』』

※參見《佛說文殊師利現寶藏經》卷 1 (CBETA, T14, no. 461, p. 456, b19-c14)：

「於是光英如來、正覺讚文殊師利童子曰：『善哉，善哉！仁者如是，為見如來稽首作禮講問法義。』於是，文殊師利問聖智燈明大弟子：『尊者，云何見如來稽首作禮？云何問法義？』答曰：『唯，文殊師利！我不及此亦非其類，弟子以音而得解脫，不了是事。』又問：『云何賢者，意而證時，言是信證而解脫耶？』答曰：『文殊師利！我鹿說耳未講深義。』

「又問：『何謂講暢深義之平等乎？』答曰：『不御平等、不導深義。』又曰：『何說起滅空義無深，而得空義無平等想？如是為一審諦，則是深入誠實之義。』曰：『新學菩薩，聞此言者得無恐懼？』文殊師利答曰：『仁者今已恐懼，況於新學。』聖智曰：

『無能恐我者。』答曰：『向者何為恐懼？賢者未厭解脫乎？』曰：『非不恐、非無厭而得解脫也。』

「文殊師利曰：『用賢者本恐懼俱合，以故說仁今已恐懼，況新學耶！』問文殊師利曰：『菩薩何因而得解脫？』曰：『致無恐懼而不穢厭。』又問：『文殊師利！此言何謂？』答曰：『不畏億百千魔及官屬，為一切說法而無疲厭，不畏積功累無量德，植無數慧所行不倦。』

「時，彼會中有諸天，各持種種奇異之華，用散文殊師利上，悉俱言曰：『文殊師利所止頓處，則當等觀，是則如來為正威神，文殊師利所在擁護，以一切德救濟眾人為講說法。』」

讚佛功德，即佛出世因緣 (二・461 下—462)

※參見《佛說文殊師利現寶藏經》卷 2 (CBETA, T14, no. 461, p. 461, c1-p. 463, a24)。

內容與外道「毘提遮經」合 (X 二・475 下)

※參見《大方廣寶篋經》卷 2 (CBETA, T14, no. 462, p. 475, b28-p. 476, a13)：

爾時大德富樓那彌多羅尼子語舍利弗：「我亦曾見文殊師利童子所為。昔於一時，佛在毘舍離菴羅樹林，與大比丘五百人俱。是時薩遮尼乾陀子住毘舍離大城之中，與六萬眷屬俱，供養恭敬。我入三昧觀是尼乾，我時見有百千尼乾應當受化。我時即往而為說法；無有專聽無善好心，反見輕笑出麁惡言。我時唐苦於三月中無一受化，過三月已我心不悅便捨而去。時文殊師利即便化作五百異道自為師範，將五百弟子往詣薩遮尼乾子所，頂禮其足，白薩遮言：『我遙承聞大師名德，故遠而來至毘舍離。汝是我師，我為弟子。願見納受垂愍教誨，令我不見沙門瞿曇，令我不聞彼相違法。』薩遮答言：『善哉善哉！汝意純淨，不久當解我調伏法。』爾時薩遮即便宣令己之徒眾：

『此五百摩納，自今以去和合同住互相諮問，彼若所說汝專心受。』

「爾時文殊師利童子及五百化弟子，聽次第坐，受用尼揅戒法，威儀殊勝於彼。時時讚說三寶功德，亦復讚歎薩遮功德，令彼諸人心相親附。復於異時知眾已集，文殊師利便作是言：『我等所行呪術經書毘提遮經，若讀誦時，沙門瞿曇所有功德，有人我等經中來者。是沙門瞿曇有實法功德。何以故？是沙門瞿曇所生成就，父母清淨轉輪王種，以百福相莊嚴其身。又聞生時，大地震動釋梵扶持，自行七步口出是言：「我於一切世中最勝、世中最大，我今當為滅諸生死。」空中自然出生二水釋梵洗浴，人天伎樂不鼓自鳴，放大光明遍照世界，滅諸惡道聾盲視聽。當于是時一切眾生不為結惱，安樂無為。婆羅門相：「若不出家作轉輪王，若其出家作佛法王。」而彼瞿曇捨轉輪王位出家修道，於道場上降伏百億魔，成菩提道轉妙法輪。沙門婆羅門、魔梵及世、若天若人，一切世間無能轉者。所說真正，初中後善。云何初善？謂身善行、口意善行。云何中善？學行勝戒、學勝定勝慧。云何後善？謂空三昧解脫法門、無相三昧解脫法門、無願三昧解脫法門。復次初善者信欲不放逸，中善者定念一處，後善者善妙智慧。復次初善者信佛不壞，中善者信法不壞，後善者信於聖僧得果不壞。復次初善者從他聞法，中善者正念修行」